

论宋初“九僧”诗*

刘 玉

(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)

摘 要：“九僧”是宋初“晚唐体”的代表诗人，但很少受到后人的关注。从其诗歌入手，对他们的交友、诗歌艺术两方面进行考察，认为这个诗僧群体在承袭“晚唐体”的同时，也体现了宋初诗歌发展的某些新面貌，呈现出过渡时期的色彩。

关键词：宋初；九僧诗；晚唐体

中图分类号：I207.2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8-509X(2003)01-0039-04

方回在《桐江续集》卷三十二的《送罗寿可诗序》中说：“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，宋钱五代旧习，诗有白体、昆体、晚唐体。……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，寇莱公（准）、鲁三交（交）、林和靖（逋）、魏仲先父子（野及子闲）、潘逍遥（阆）、赵清献（抃）之父（湘）^①（P.662）”。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：“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，故时有集，号《九僧诗》，今不复传矣。余少时，闻人多称之。……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^②（P.8）”。事实上，九僧其人，其诗集并未失传。稍后，司马光《温公续诗话》中说：“欧阳公云《九僧诗集》已亡。元丰元年秋，余游万安山玉泉寺，于进士闵交如舍得之。所谓九诗僧者：剑南希昼，金华保暹，南越文兆，天台行肇，沃州简长，贵城惟凤，淮南惠崇，江南宇昭，峨嵋怀古也。直昭文馆陈充集而序之^③（P.280）”。

关于宋初“九僧”，所受关注一直很少。近年有些文学史已有所论及（如程千帆先生等主编的《两宋文学史》、章培恒先生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等），但都很简略。从上引欧阳修文可知，“九僧”在当时还颇有文名。南宋时期《九僧诗集》流传稍广，目录学家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皆曾著录。此外《宋史·艺文志》卷二十九也著录有陈充《九僧诗集》一卷。可见，到了南宋，“九僧”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。本文试从其现有诗歌入手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从诗歌发展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考察。

一、九僧交游考

九僧中，希昼、惟凤、怀古等三位是蜀地人，简长是沃州人（今河北赵县），文兆是闽南人，保暹、行肇是浙江人，惠崇是扬州人（一作福建人），宇昭为江东人。从其所处地理位置看，他们分处各地，可见“九僧”这个诗僧群体是没有地域性可言的。之所以把他们归为一个诗派，大概是由于陈充编有《九僧诗集》的缘故。

九僧的生卒年，已无法确考，但从他们的交游唱和中，可知其与魏野、田锡、钱惟演等为同时代的人（宇昭《赠魏野》、《上集贤钱侍郎》、怀古《送田锡下第归宁》）。他们虽分处各地，但之间交往甚多，不仅有大量赠答诗，且有当面切磋诗艺、交流感情的机会。下面为九僧之间往来赠答之诗：

- 希昼 《书惠崇师房》《寄怀古》《送惟凤之终南山》
- 保暹 《宿宇昭师房》《书惟凤师壁》
《重登文兆师水阁》《早秋闲寄宇昭》
- 文兆 《江上书怀寄希昼》《寄行肇上人》
《寄保暹师》《送宇昭师》
《送惟凤师之终南》《送简长师之洛》
- 行肇 《听宇昭师琴》《送希昼之九华》
《送惟凤之衡阳》《送怀古师归蜀》
《送文兆归庐山》
- 简长 《书行肇师壁》
- 惟凤 《与行肇宿庐山棲贤寺》《答宇昭师》《寄希昼》
- 惠崇 《赠文兆》《剡中秋怀昼师》

* 收稿日期 2002-06-28

作者简介 刘 玉（1978-），女，江苏睢宁人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专业硕士生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。

万方数据

宇昭 《宿丁学士宅朱严希昼不至》《寄保暹师》
《喜惟凤师关中回》

怀古 《寺居寄简长》

希昼是剑南(今四川成都)僧人,惠崇是淮南(今江苏扬州)僧人,希昼诗《书惠崇师房》,说明希昼是到过江苏的,简长是沃州(今河北赵县)僧人,行肇是浙江天台僧人,简长诗《书行肇师壁》,可见,他是到过浙江的。他们不仅互相往来,往往还相邀同游。惟凤《与行肇师宿庐山栖贤寺》中说:“无眠向遥夕,又约去衡阳”。而行肇有诗《送惟凤师之衡阳》。一个人的出游,往往行经好多地方,如希昼《送惟凤之终南山》,文兆有诗《送惟凤师之终南》。他们之间你来我往,常聚在一起,分题赋诗,互相唱和。文兆《寄保暹师》四释分题处,年来一榻虚。“希昼《书惠崇师房》几为分题客,殷勤扫石床。”文昭《寄行肇上人》则道出了他们之间频繁交往的原因:“诗禅同所尚,邂逅在长安。为客闲相似,趋时懒一般。分题秋阁迥,对坐夜堂寒。未遂归山计,流年鬓已干。”他们在出游过程中,还写下了不少记游诗。比如,保暹是金华僧人,作有《金陵怀古》、《途次望太行山》、《登芜城怀古》、《巴江秋夕》等诗,足迹竟北至太行,西过剑门。简长是今河北僧人,作有《晚次江陵》,说明他到过今湖北。这些僧人除了面对面的交流,还有许多互相寄赠的抒怀之诗。在这些诗中,他们除交流感情外,往往还切磋诗歌创作的经验。如保暹《早秋闲寄宇昭》诗来禅外得,愁入静中平。远念西林下,相思合慰情。”此类诗作还有很多,上已述及,兹不一一列举。

九僧还相当喜欢与官僚公卿往来与唱和。兹以惠崇的“百句图”为例,他与将军、太尉、翰林学士、知府等的联句竟达二十多句,占五分之一以上,这足见他与官僚公卿阶层交往的密切程度。九僧与官僚公卿交往的诗歌中不乏干谒吹捧之作,如文兆《吊屈原呈王内翰》“报清谁可群,委质在湘沅。今日不同楚,无人更似君。”简长《感王太守见访》“行春拥隼旌,十里访禅居。著茗沙泉白,调琴竹阁虚。致君公望重,对客宦情疏。向夕回轩冕,林僧识佩鱼。”也有不少抒发彼此之间的深挚感情之作,如简长《寄丁学士》“浮生如寄梦,几夕是离愁。”抒发思念之情,惟凤《寄昭文馆陈学士》“远信未封去,新鸿又见来”则更真切的表现了相互之间感情的深厚。具体分析诗僧与世俗官僚

频繁密切交往的原因,主要有以下两点。其一,是诗僧角色的特殊性。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说:“那时候有一群山林诗人,有的出家做和尚——例如所谓九僧,有的隐居做处士——例如林逋、魏野、曹汝弼等^[4] p.10)。”“九僧”的角色就是出家的诗人,一只脚踏进了宗教的门槛,另一只脚仍留在凡俗的尘世。他们的本色是“士”,他们出家之前或成为佛教徒之前,往往接受过一般士大夫那样的正统教育。这是彼此之间精神上能沟通的前提。其二,晚唐以降,儒、道、佛“三教”日趋融合,文人士大夫阶层学佛佞佛者不乏其人。宋·方回撰《名僧诗话序》称:“石曼卿于山东演,梅圣俞于达观颖,张无尽于甘露灭,张无垢于妙善果,极一时斤垆磁铁之契^[1] p.19)。”应着宋初盛行的唱和诗风,有着一定文化水平的诗僧,往往附庸风雅,与官僚之间唱和游乐,抑或获得精神上的寄托。

同为在野之士,九僧与山林处士之间亦有较多的往来。魏野是宋初著名的隐士,平生嗜好吟咏,在祥符、天禧间,诗名流播甚广。宇昭《赠魏野》“别业唯栽竹,多闲亦好奇。试泉寻寺远,买鹤到家迟。药就全离母,诗高只教儿。未能终住此,共有海山期。”从他对魏野的生活情趣、个性及日常生活的了解,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决不是肤浅的。惟凤《寄刘处士》“想君慵更甚,华发昼方簪。”他们与处士之间,由于生活环境、个人情趣等方面的相似,其诗歌往往充盈着心心相映的挚情。

这群诗人居无定处,云游八方,饱览优美风光,广泛结交士人阶层,上至公卿,下到处士,是其僧人身份提供的便利,又是其诗歌创作的需要,同时也是社会安定的印证。

二、“九僧”诗歌的艺术特色

《全宋诗》共收九僧诗二卷,共142首,联句116句。对九僧诗歌的创作成就,欧阳修在《六一诗话》中有所评价:“余亦略记其诗有云‘马放降来地,雕盘战后云’,又云‘春生桂岭外,人在海门西’,其嘉句多类此^[2] p.8)。”《后山诗话》中引黄庭坚评:“孟浩然云‘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’,不如‘九僧’云‘云中下蔡邑,林际春申君’也^[3] p.303)。”欧、黄二人的评价是非常公允的。

方回云:“于僧诗类选五首,每首必有一联佳,不特希昼,九僧皆然^[1] p.1714)。”又许印芳云:“其诗专工写景,又专工磨炼中四句,于起结不大留意^[1] p.1715)。”这些评价正说出了九僧诗歌创作的

最大特点,即注重炼句,且多有佳句,在题材方面,尤擅长写景。

希昼《书惠崇师房》：“诗名在四方，独此寄闲房。故域寒涛阔，春城夜梦长。琴声沉远木，花影动回廊。几为分题客，殷勤扫石床。”冯舒评：“九僧……此诸大德，大抵以清紧为主，而益以佳句，神韵孤远，斤两略轻，必胜江西也”^①（p.1714）。纪昀评：“中四句却炼得好。”^②（p.1715）“沉”“动”二字用得尤为生动。保暹《宿宇昭师房》：“与我难忘旧，多期宿此房。卧云归未得，静夜话空长。草际沉萤影，杉西露月光。月明共无寐，南去水茫茫。”方回评：“第六句于工之中，不弱而新”^③（p.1717）。纪昀评：“五、六句自是刻意做出，而妙极自然。上接‘静夜’，下接‘天明’，亦极细致。异乎先得两句，而首尾生嵌。”^④（p.1717）纪昀先肯定了保暹的佳句，同时也指出了保暹，其实也是九僧创作的通病，即往往把精力过多地投放在炼字炼句上，而忽略了整体的意境与和谐。上文引许印芳评语中也说其“与起结不大留意”，认为其“炼句之工犹可取法。至其先炼腹联后装头尾之恶习，不可效尤也。”抛开九僧因过于注重炼句而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应该首先肯定其创作的严肃认真的态度。方回评怀古《寺居寄简长》时说：“人见‘九僧’诗或易之，不知其几锻炼、几敲推乃成，一句一联不可忽也”^⑤（p.1725）。宋初“晚唐体”诗人，实际上皆非玩弄文字的作家，他们的感情也是“宋初三体”作家中最深挚的，他们不是以娱乐的态度来对待创作的。他们将创作当作自己的生存依靠和精神慰藉来对待。当然，这种过于严肃的态度导致了其诗歌创作意境偏狭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因小失大，忽略对诗歌整体构局的周密考虑，从而造成其诗歌往往只重中间两联、而首尾欠妥的模式化结构。

“九僧”诗着力写景，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载：“当时，有进士许洞者，善为词章，俊逸之士也。因会诸诗僧分题，出一纸，约曰：‘不得犯此一字’。其字乃山、水、风、云、竹、石、花、草、雪、霜、星、月、禽、鸟之类，于是诸僧皆阁笔”^⑥（p.8）。清初贺裳著《载酒园诗话》在“诗魔”一节中为九僧大抱不平：“余意却十四字（按指许洞所禁之十四字），纵复成诗，亦不能佳，犹庖人去五味，乐人去丝竹也。直用此策困之耳，狙狁伎俩，何关风雅！按‘九僧’皆宗贾岛、姚合，贾诗非借景不妍，要不特贾，即谢眺、王维，不免受困”^⑦（p.243）。许洞所禁十四字，全是自然景物或动植物名，做诗起兴抒情、借物寓

怀时常用到，禁用之说未免有些绝对，但许洞正是抓住了“九僧”诗工于写景的特征。“九僧”诗歌这个特征的形成，是由他们客观生活条件和艺术趣味决定的。他们是僧人，尽管也曾云游八方，结交各级官僚公卿，但他们关注的不是社会和政治，而是把视野更多集中在山水自然风光之上。

“独、寒、苦、孤、冷、病、慵、懒”在九僧诗歌中出现的频率很高，他们诗中还常使用“微阳、残雪、沉萤、落日、寒荒、废城、瘦马、荒原”之类带有浓重的消沉感伤色彩的意象。这正体现了“晚唐体”诗风寒寞、诗境狭小的特征。九僧诗未脱晚唐苦吟习气，他们甚至在诗歌中不停地呻吟做诗之苦。如保暹《秋居言怀》：“吟苦人成癖，年衰自长慵。”《寄从弟》：“旅梦寒应断，吟髭白恐生。”希昼《寄怀古》：“遥知林下客，吟苦夜禅忘。”《送朱宸》：“素瑟沉幽意，寒蛩共苦吟。”九僧做诗殚精竭虑，思维往往陷入狭窄境界，因此多有句无篇、脱离生活之作。但九僧所生活的时代毕竟与晚唐诗人不同，如纪昀所言：“其气韵实出晚唐之上”^⑧（p.243），如行肇《送文光上人西游》：“高木坠残霖，关河入远心。嵩游忘楚梦，华近识秦音。塔古悬图认，碑荒背烧寻。几思兴替事，独上灞陵吟。”诗中选用“高木”“关河”“古塔”等极具气势的意象，整首诗意境苍凉高远。此外，九僧也有少数关注现实的诗作。方回《瀛奎律髓》“边塞类”选惠崇和宇昭《塞上赠王太尉》各一篇。怀古《草》：“漠漠更离离，闲吟笑复悲。六期争战处，千载寂寥时。阵阔围空垒，丛疏露断碑。不堪残照外，牧笛隔烟吹。”是一首咏史怀古诗。保暹《登芜城古台》、《金陵怀古》，行肇《送文光上人西游》也是此类佳作。

《瀛奎律髓汇评》“庭宇类”选希昼《寄题武当郡守吏隐亭》：“郡亭传吏急，闲自使君心。卷幕知来客，悬灯见宿禽。茶烟逢石断，棋响入花深。会逐南帆便，乘风寄此吟。”纪昀评：“六句自然，胜出句。”“棋声花院静”，表圣名句也，着“入”字、“深”字，便别有意境，不以蹈袭为嫌”^⑨（p.1415）。惠崇《访杨云卿淮上别墅》中“河分岗势断，春入烧痕青”一联，上句用司空曙语，下句用刘长卿语，曾招致非议。《湘山野录》载：“宋九释诗惟惠崇师绝出，尝有‘河分岗势断，春入烧痕青’之句，传诵都下，籍籍喧著。余缙遂寂寥无闻，因忌之，乃厚诬其盗。闽僧文兆以诗嘲之，曰‘河分岗势司空曙，春入烧痕刘长卿’，不是师兄偷古句，古人诗句犯师兄”^⑩（p.34）。惠崇组合前人的诗句是宋代诗人常

用的创作手段。虽然难以断定惠崇究竟是否首开这种创作手段,但他在集句尚未形成大气侯之前,的确已开始大胆地实践这种创作方式了。

三、九僧诗歌的历史地位

作为“晚唐体”代表的“九僧”既没有完全摆脱晚唐诗人“根柢浅陋,门户狭小”的陋习,也没有真正开创宋诗一代新面目,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呈现了过渡时期的色彩。《宋诗纪事》卷九十一引张景评:“上人(简长)之诗,始发于寂寞,渐进于冲和,尽出于清奇,卒归于雅静”(71 p.2165)。可以用来概括九僧这个诗人群共同的创作特色。诗歌的结构模式化,使诗歌缺少旺盛的生机,然有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审美氛围和格调。因此,九僧诗可以说是氤氲着静寂、闲和的意韵。虽然九僧在创作中所采用的意象固定,结构模式化,在诗歌的总体审美上,他们的成就并不高。但是,他们毕竟形成了一个群体,他们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,其中也体现了宋初思想文化乃至艺术审美的发展方向。冯班云:“自希昼至怀古,所谓‘九僧’也,亦胜‘四灵’。‘西昆’之流弊使人厌读丽辞。‘江西’以粗劲反之,流弊至不成文章矣。‘四灵’以清苦唐诗,

一洗黄、陈之恶气味、犷面目,然间架太狭,学问太浅,更不如黄、陈有力也。”(11 p.1715)“间架太狭,学问太浅”也可用来形容九僧的创作。许印芳说:“九僧者,……纯是晚唐习径,而根柢浅陋,门户狭小……此等诗病皆起于晚唐小家,而‘九僧’承之,‘四灵’又承之。……”(11 p.1715)“四灵”承“九僧”,企图用“晚唐体”和“九僧诗”作为诗坛“砥柱”,以矫“江西”之失,这实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。“九僧”处于真正的宋诗面目形成之前,其创作虽未打开局面,但尚有许多新变的因素,而“江西”诗派代表的正是宋诗的真正面貌,承袭不成熟的创作对抗成熟的风格,其勇气可嘉,但亦不过以卵击石,固步自封。“四灵”的出现,表明了宋代诗歌经过三百年的变革沿袭,走上了僵化的道路。虽然从表面上看,其与“九僧”首尾呼应,然而其内在本质的僵化趋势与蕴涵着新变因素的“宋初九僧”是有本质的区别的。

总之,“九僧”诗歌在宋诗的发展历程中虽没有起过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,但它却体现了宋诗某些审美特色和创作特色,认识“九僧”诗歌创作的价值,对于进一步明晰宋代诗歌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意义。

参考文献:

[1] 方回.瀛奎律髓汇评[Z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[2] 六一诗话·白石诗话·淳南诗话[C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2.
[3] 何文焕.历代诗话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[4] 钱钟书.宋诗选注[Z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9.
[5] 郭绍虞.清诗话续编[C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.
[6] 历代史料笔记丛刊[Z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[7] 宋诗纪事[Z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.

On the Poems of the “ Nine Monk Poets ” of Early Song Dynasty

LIU Yu

(School of Arts ,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,Jiangsu Nanjing 210097 ,China)

Abstract :The nine monk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representative poets of “ Late Tang Poem Style ” in early Song Dynasty , though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m. Exploring their poems and their circle of friends ,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y are the followers of “ Late Tang Poem Style ” , they also represent some new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ems . So , they may be the distinctive feather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.

Keywords :Early Song Dynasty ; Poems of Nine Monks ; Late Tang Poem Style